

# 母亲的希望工程

■谭浩泉

“今天洗澡时拿出纱棉裤换，突然想到，糟了！束腰的松筋已断，裤子还有个小洞，春节回家时不记得告诉母亲补上，怎么好穿！正后悔自己多忘事，不料拿起裤子换时，见松筋已穿好，小洞也补好！一个热浪从心底打来，一股暖流立刻涌遍全身！母爱心细如发，可能她也事多不记得告诉我了。可一系列无声的行动中，我们母子进行了一场多么欢快而铭心刻骨的对话！”这是39年前的2月24日我在衡阳师专读书时的日记一段话。母亲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今年农历二月十八日是她的百岁诞辰。翻看日记，不由得唏嘘再三，感慨系之！

人生的道路上，总会有着无数的阻碍与困难。在你迷茫困惑时，也许你没有注意到，你的身后总有一双注视的眼睛关望着你，牵挂着你，为你担忧，那就是母亲！

我的母亲名叫匡满秀，人称满姑。外公外婆抚养大七男一女，母亲最小，自然被视为掌上明珠。六岁那年，外婆叫她缠足，缠了两个月，疼得要命，不想缠了。外婆不悦，说不缠足怎么嫁人！要缠得像小粽子一样在米筒里打得转才好！当过农会头头的外公见过世面，说这是老习惯了，走路一扭一扭的，事都做不得，缠足是害她呢！母亲也好在没有缠足，不然那么坎坷的人生路怎么奔波得过来！就是凭着她手脚勤快、心脑并用的能起，开启了后代生存、生活、成长的希望工程。

去年中秋，二姐来衡阳做客，谈起母亲的能干，在当地可是百里挑一。田土活计、缝衣裳衫、做饭炒菜、做酒熬糖、养鸡喂猪哪一样不会！父母带大八个儿女，如果说“吃”由父亲弄回来，“穿”全是母亲一个人的事了。

上世纪四十年代至六七十年代，买现成的衣服不大可能，裁布请裁缝师傅到家里来做又太贵，母亲施展她的全套功夫：日夜不停纺棉花，一两斤棉花，白天纺不完晚上纺，纺完后就叫陆舅去卖。纺一斤得一斤，纺两斤得两斤。换些布后，再去给裁缝师傅帮忙绞扣眼、做纽扣、钉扣子、踩边等，以工换工，叫裁缝把自己买来的布料裁好，拿回家用手工一针一线缝接好，一件衣服就做成了！那时一件衣服哥哥穿了弟弟穿，姐姐穿了妹妹穿，起码要穿十

年。不像现在衣服多得数不清，一年穿十件还远不止。帽子、袜子、布鞋全是手工缝制。母亲就这样用她的能干温暖了整个家庭！以至老来了，穿戴不愁了，她还“积习难改”，对布料有一种本能的热爱。记得零五年她到衡阳来小住，见家里茶酒瓷类包装袋内有网布垫子，她一一收集起来说拿回去做鞋垫用。

接下来是全家人怎么填饱肚子。母亲记得她1939年出嫁到谭家坳时，四担谷，五斗豆子，还有些被子类做嫁妆。随着家里吃饭的越来越多，粮食越来越不够用，只得把红薯切成一小块一小块，和米一起煮成“红薯饭”，红薯叶晒干可做榨菜吃。碗里的菜一般就是芥菜、丝瓜、茄子、海椒。做菜不敢放锅里炒，只能蒸熟再用筷子沾一点点油放面上，因为油太少放锅里就没有了！至于饥荒年成，就只有拿些鱼腥草、马齿苋、麻根根、薄荷草、红薯渣拌点米煮着填饱肚子了。每天能一餐米饭、一餐红薯、一餐稀饭就很不错了。

记得有一年过年，队里每人要分得一两羊肉，一两猪肉，除夕夜折腾了半夜都没有分下来，直到初一才到手。母亲精心烹饪，加上干塘捡来的小鱼小虾螺蛳，硬是让家人饱餐一顿，过了个难忘的年！母亲很擅长腌制榨菜，家里几个沿边总浸满水的坛子里一年四季都有叫人垂涎欲滴的酸萝卜、豆角、辣椒等，鲜红的豆豉辣椒蒸菜更是满室喷香。我读高中时，学校只提供蒸饭，自己带菜，一玻璃瓶子菜要下一个礼拜的饭，全靠母亲的巧手。她做得极好的米粉肉、冻鱼和清蒸鸡，更是在家人味蕾的记忆中烙下了深深的痕迹！所谓“妈妈的味道”莫过于此了。

父亲就像一头负重的老黄牛，一天到晚只知道在土里劳作，或在路上卖脚力。父亲挑过南盐，抬一头猪到白地市得4元钱，可供二哥读一期书，二哥就是靠这个读完了中学。

抬猪之苦实在难以想象，一头200多斤重的猪两人抬，坎坎乡道单程60多里，汗出得把棉衣都能浸透！但父亲算盘不行，口才不行，全靠母亲当家。某次母亲在田间过红薯浆，一个堂兄谭先桂过来说：“儿多母苦，你家还是强到你呢。你如果不当家，哪有这么好！打了算盘吃，打了算盘用，勤俭持家，总是省到省到送儿读书、修屋讨亲，生怕害了儿子！”

1980年，我高考落选，以前说过考起就读，没考起就不读，不好意思再开口向母亲要钱读书。母亲把卖猪仔仔得来的30元钱塞在我手里：“继续读吧崽啊，我知道你还想读书！考起了，就不要像你爷老子那样一辈子捏锄头把了！”这给正是垂头丧气、灰头土脸的我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动力。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春节时母亲和我商量：“先学带后学，晚辈读书的都打红包！”记得当初是每人50元，后来晚辈的晚辈陆续生出来，母亲也算不准了，来个平均：“就每户300元！”看着晚辈一代代、一茬茬雨后春笋般冒出来，她无比高兴，俨然麾下千军万马的总指挥，朗声说：“有人就有世界，有人就有盼头！”到如今，晚辈中大中专毕业30多人，本科以上就有16人，涉及的专业学科有航空航天、核物理、电子信息、工民建、医学、教育等，晚辈们开的小公司也有十来家。

有人说，上帝创造了人类，他不能照顾每一个人，于是创造了母亲。母爱是滂沱大雨中的一把雨伞，是刺骨寒冷中的一碗姜汤，是炎炎夏日里的一缕清风，是皑皑白雪中的一片温暖。母爱是一份牵挂，是一份担心，是一曲赞歌，是一首田园诗。母爱是润泽儿女心灵的一眼清泉，伴随儿女的一饮一啜，丝丝缕缕，绵绵不绝……另一个时空里的母亲，可听得到我们深情的呼唤！



爱的家园  
■欧阳惠环  
作

# 幸福屋场春韵流淌

■贺成授

春风拂面，阳光明媚。我们用惊喜的情意，拥抱这片清新土地。连片的别墅，整齐的菜园、洁净的庭院，被各种花草渲染成的姹紫嫣红，蓬勃出盎然生机。晨露是绿叶轻捧的微笑，缀满枝头。含苞的花簇，袒露着饱满的激情，孕育着一段甜蜜的芬芳。这就是被外界称为“幸福屋场”的地方，位于衡南县柞市镇代泉村杨梅组。

杨梅组，一个小山村，它地处丘陵地区，土壤为紫色页岩结构，自然条件恶劣，曾经是当地“远近闻名”的贫困村。每到夜幕降临，无所事事的村民聚集在水塘边，希望水能聚集月亮与富裕的慰藉。

改革开放的浪潮如春风，从收音机里吹醒了这个小山村。年轻人争先恐后离开，走进城市，寻找年少时该有的梦想。年长者留守故乡，照看小孩。

时光的摆渡者，将风景不断变换。山一程，水一程，风雨兼程，南北为家。乌鲁木齐、长沙、衡阳等大中城市留下了杨梅人奋斗的足迹。建筑、加工、运输等行业，一一涉猎。刻苦钻研，吃苦耐劳，由徒弟变师傅，由师傅带新手，逐渐带动全组的年

轻人，走上发家致富之路。个个都“混得不错”，并有许多人在外地安家落户，现在杨梅的乡贤有很多。

故乡是每个游子的乡愁，是连着母亲的脐带。故乡用勤劳、贤惠和美德，唤醒每一个儿女肩挑“爱拼才会赢”走天下，让每一个儿女始终保持朴实笃实的情怀。无论发财还是当官，故乡情结无时无刻不在脑海中摇曳。近年来，有不少随着儿女外出的老人叶落归根，又重新回到故乡。年轻人经过生活的磨砺，承载先辈坚定的信念和诺言，回报家乡父老乡亲。尽力给故乡盖上一床“棉被”，或加上一件“衣服”，让故乡时刻温暖。

2007年春节，一种春韵在杨梅悄悄发芽。乡贤们自发捐款20多万元，兴建一所集体食堂。食堂平时的生活来源，一方面由在外的成功人士赞助，捐款不计金额多少。捐物的直接从市区或者镇上采购，包括日常生活用品和水果蔬菜等。另一方面与代泉村共同出资，开发油茶和果园。同时兴建了集体菜园，既让大家茶余饭后有地方进行劳动，又让食堂保障了新鲜蔬

菜的供应。每天，家家户户欢聚一堂，其乐融融，俨然就是一个大家庭，以朴实而幸福的方式活出了“幸福屋场”的快乐人生。

走上致富路，镇政府在行动。镇政府几乎每年都举办“迎老乡回故乡建家乡”活动，发动企业家捐款捐物。昔日贫瘠荒凉的乡村一步一步地变得美丽起来。道路硬化了，路灯亮起了，别墅建起了，活动广场兴起了。引进了本土企业家回乡创业投资。同时加快土地流转，新增农业产业合作社。大力实施“党支部+合作社+基地”的运作模式，让家家户户稳定增收致富。

和杨梅村民交流，我们深深感受到杨梅的幸福屋场，是对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极好诠释。走到杨梅的土地上，迎面而来的是一张张笑脸。我知道，笑容背后是雨后的阳光，是沐浴的春光，是获得感、幸福感的自然流露。这里，一年四季季节在变，而村民幸福生活不变。走在杨梅的道路上，走得快了会追上幸福，走得慢了又会被幸福追上。正如祠堂门前一幅对联所写：扬四海家兴和谐，梅映红美丽幸福。一切美好都伸手可触，心中的满足悄然吐蕊。我们与村民合影留念，一束阳光穿透了我迢迢的乡愁。作为一名地道的游子，浓浓的乡情不断地敲打着记忆，切割着思想的泪水。透过梦里乡关，已经无法丈量自己与故乡的距离。

返程时，我多次回眸春韵流淌的幸福屋场，希望自己的故乡也与这里的山情水韵一样，荡涤凡尘，宁静处世，此生无忧……

# 朦胧诗(外一首)

■杨震

我说我想要一本朦胧诗和一张白色的纸

他们给我第二杯迥雁大曲

在二医院旁的一个小馆子里  
我说想去铁路桥上吹风，他们给我第三杯

续上一碟花生米时，我说  
我听到湘江波涛汹涌而来，他们说，哥们再来一瓶

那时候，正是朦胧诗从京城向我们袭来

那时候，好多羞涩和爱情  
被书页合上

## 擦皮鞋

从郊区的学校到市里，一定会到解放路口

找擦皮鞋的婆婆和老头把脚上的大头皮鞋擦干净

或者到和平南路口寻那几个聋哑人擦皮鞋

擦完皮鞋后，大头皮鞋在街上的水泥路面上走得特别响

如今，已不再去想擦皮鞋的细节  
只听时间里皮鞋擦亮后在街上吧嗒吧嗒的声音

# 在百万花海 品尝诗魔月饼

■吕宗林

人间有许多东西，可以弃如敝履  
譬如秋风，秋雨，空山，云和雾

赶在大雪封山之前，检点雨母山之美  
松子滚了一地，意象跳得比蚂蚱还快

在百万花海，品尝诗魔月饼  
镜头从彩色，重新回到黑白

月亮还是当年的那一轮呵，照耀过书院  
深山，古道，也照耀灯笼，飞檐，白发

# 缓慢的春天

■胡剑英

一棵发财树光秃秃的  
不知被谁折去了枝叶

春天的风  
春天的雨  
春天的气息  
都被车库门挡住

入夜，电动车，自行车  
告诉它，蓬勃的外界  
它一点点地吸收三月  
在那铁门开合的瞬间

几片绿叶，不堪题诗  
那样静美